

《财新周刊》 > 封面报道 > 正文

最新封面报道 | 加沙困与斗

来源于《财新周刊》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16日



这场突然打响的战争究竟将怎样展开、持续多久，对巴以和平进程乃至中东的地缘格局又将投下何种深远影响？

视频说明：2023年10月9日，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剑桥大学王后学院院长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表示，若巴以冲突扩大并引入更多参与者，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前景，全球通胀压力或进一步加大，市场也将陷入难以应对的局面。

《财新周刊》2023年第40期



出版日期 2023-10-16

最新财新周刊 |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半边天”的女侦探
最新财新周刊 | 寻找吸引外资新增长点
最新财新周刊 | 中国电动车欧盟调查风暴
最新财新周刊 | 特别报道：大厂用人术
最新财新周刊 | 肿瘤基因检测断臂求生

相关报道

以色列成立战时紧急政府集中事权 以军称正为地面进攻加沙作准备

外交部：已确认3名中国公民在巴以冲突中遇难 2人失联、数人受伤

哈马斯陆海空突袭震惊以色列 中东最强军事情报系统缘何失灵？

巴以本轮冲突双方死亡人数至少2100人 加沙地带逾26万人离家躲避战火

耶金：本次巴以冲突应该不会重蹈1973年石油危机覆辙

在鲜遭火箭弹袭击的耶路撒冷，许多公寓楼加强了安保防卫，住户们也抓紧添置必要物资，节日本该轻松的气氛变得凝重。“第一天几乎都在躲警报。”耶路撒冷的中国留学生冯安对财新表示，即便躲在地下室的防空洞，仍能感受到火箭弹被拦截引发爆炸所带来的巨大震动，还能听见战斗机不断从空中飞过。

10月8日，袭击后第二天，冯安便立即收拾行囊，从耶路撒冷乘大巴投奔特拉维夫的亲友。当时，在通往特拉维夫的公路上已看不到私家车，往来的大多数是以色列士兵。之所以选

文 | 财新周刊 王自励，罗子琳（实习），曾佳

2023年10月7日是犹太教安息日，也是以色列住棚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清晨六七点钟，突然拉响的一连串刺耳防空警报，将笼罩在朦胧天光中的耶路撒冷彻底叫醒。

这座希伯来语意为“和平之城”的古老城市，近年少有防空警报响起。许多睡眼惺忪的耶路撒冷居民，尚来不及搞清楚袭击从何而来，仅凭常年演习训练出的习惯，纷纷跑向住楼配备的安全屋躲避。

在许多以色列人的记忆中，这是“最糟糕”也“最漫长”的一天——从清晨开始，爆炸的巨响和警报声便接二连三传来，天空中不断升腾起火箭弹被拦截后的白烟。激烈反对以色列国家存在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一天之内向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以色列中部和南部地区，密集发射了至少3500枚火箭弹。作为回击，以色列随后亦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发动持续轰炸。

财新数据

投资资讯 热点数据

热点企业 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热点企业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资本市场服务

热点人物 李晓鹏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董...



查看更多>>

编辑推荐



专题 | 巴以冲突全解读

金融 | 央行“三定”方案出炉

经济 | 9月出口同比下降6.2% 好于市场预期

民生 | 去年全国新生儿不足千万

财新周刊 | 【封面报道】围剿跨境电诈

财新网主编精选版电邮 [> 样例](#)

财新网新闻版电邮全新升级！财新网主编精心编写，每个工作日定时投递，篇篇重磅，可信可引。

请输入您的邮箱地址

订阅

财新名家

张涛：10年期美债收益率扭转的因素

周君芝：年内的财政空间

姚洋：地方债的化解方案与必要的治理改革

视频



博客

知识分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96式贪婪工作加剧男女不平等

押沙龙：一篇长文，帮你理清阿以冲突

南都观察：学霸猫争议：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身心灵”？

乘大巴，也是因为特拉维夫及以南地区的火车已全部改为军用，不再搭载平民了。

耶路撒冷等地遭遇的火箭弹袭击，只是一场更大规模血腥进攻的序幕。



2023年10月10日，以色列莱伊姆，音乐节场地附近被摧毁的车辆。图:Ilia Yefimovich/ 视觉中国

在火箭弹的掩护下，约1500名哈马斯的武装人员，炸毁以色列军队在加沙边境修筑的围栏和路障，分乘摩托、皮卡、快艇、滑翔翼等交通工具，从陆海空三路潜入以色列南部，向至少22个以色列人的城镇、集体农庄和军队营房发动袭击。

此后赶来增援的以色列国防军在与哈马斯武装分子激战后，不得不面对数十甚至数百具尸体散落四处的骇人景象，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婴儿。另有约150名失踪的以色列人和外国人，被挟持至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大本营，至今生死未卜。

主政以来一贯以对巴勒斯坦强硬形象示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袭击发生的第一天即向哈马斯“宣战”，以色列内阁还启动了数十年未使用的战时条款，并解除了对以军交战规则的所有限制。尽管扬言以色列将进行“强有力的报复”，并声称将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追击到哈马斯藏身的每一个角落”，但在此次袭击发生前正深陷内争泥潭的内塔尼亚胡也警告民众说，以色列将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这场战争需要时间。它将是困难的。我们将面临艰难的日子”。

这是自1973年埃及、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突袭的“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军事防御系统遭遇的最严重破坏。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仍在持续的激烈交火，已酿成近年来巴以冲突的最重大升级。

截至10月13日，这场冲突已造成以色列方面军民共约1300人死亡；而在以色列持续轰炸下，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死亡达1500人。双方的死亡人数合计已超2800人。此外，哈马斯还挟持了约150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扣押在加沙境内。

袭击发生后的第四天，10月10日，以方宣布加强攻势准备，将紧急动员的预备军人数量从原本的30万人扩大至36万人。这一宣布，愈发增加了外界对以色列军队即将发动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地面进攻的担忧。分析认为，一旦以色列决定用地面部队进攻的方式全面打入加沙地带，残酷的巷战场景或很难避免，并将在这片仅有365平方公里、聚居着超过200万居民的稠密地区，酿成严重的平民死伤。

鬃缆：近十年出生人口中，各孩次人数分别是多少？

唐涯：房地产的雷，要把银行拖下水了？

最新文章

19:24 潘功胜：IMF应尽快消除人为的贸易壁垒

18:41 黑龙江K5133次列车脱轨无人伤亡

11:49 王毅同沙特外长通话：各方都不应采取任何...

11:46 缅北电诈头目的中国身份存疑 警方在其户...

22:31 【财新时间·十年】向过去追问

22:24 因涉违规代持 交易商协会暂停大连银行现...

22:10 赞比亚有望签订债务重组备忘录 将让...

21:10 以军要求加沙半数人口限期撤离引责难红...

20:52 加沙冲突持续之际 以色列政府内部裂痕浮...

20:49 王毅同布林肯通话：大国在处理国际热点问...

English - Caixin Global

Weekend Long Read: How Liaoning's Economy Crumbled

Nio Joins Auto Industry Rush Into the Insurance Business

In Depth: How Did Amethystum Become a Financial Black Hole?

Cash-Strapped Retailer Suning Gets Another Bailout

Chinese Police Offer Rewards in Hunt for Leaders of Myanmar-Based Telecoms Scam

Read More

以色列军方同时表示，在击退越境攻击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后，其已重新有效控制遭哈马斯袭击的以色列南部和加沙地带边境地区。在以色列将兵力向南部边境一带集结之际，以色列政府还宣布对加沙地带实施断电、断水、切断食物和能源供应的全面封锁，以要求哈马斯释放其掳去的人质。



2023年10月7日，在这个美联社获得的视频中，一名参加音乐节的女性被哈马斯武装组织成员劫持。左边用阿拉伯语写着：“我们的人已经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视频截图)

在一些地区观察者眼中，这场意料之外的战争表明：在近年来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走向缓和，以及沙特和伊朗等多对区域宿敌走向和解的表象背后，一直生活在贫困、封锁或生存空间被切割之下的巴勒斯坦人的诉求若得不到正视，作为中东问题最核心矛盾的巴以关系，仍将不时掣肘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在哈马斯同以色列交战的首日，以色列引以为豪的情报和军事防线，便轻而易举地遭哈马斯攻破。这也令长期在与巴方对峙中占尽优势的以色列，不得不反思自身军事策略，以及近十余年来其对巴勒斯坦问题愈发强硬化的处理手段。

在近年来社会和内部政坛持续动荡的以色列，哈马斯此次未区分平民与军人且不惜公开掳掠人质的攻击行动，在一夕之间给了原本身陷司法争议案和政治漩涡的内塔尼亚胡庞大的国际同情，以及战时动员下的政治能量。

然而，这位三度出任以色列总理，并借美国支撑顺势打开孤立外交局面的以色列政坛老手，如今也正因其拒斥“两国方案”、长期推进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控制区的分割蚕食，以及削减打压巴勒斯坦治理当局管理能力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受到批评和检视。

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走向全面开战，伊朗在中东地区扶植的其他激进宗教武装势力亦卷入交火。外界不乏担忧，在加沙一带的巴以战火，恐蔓延成中东地区范围更广泛的冲突。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美国总统拜登在强调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之际亦警示：“敌对以色列的任何一方都不要试图从这一局势中获利”。

财新网微信



订阅
电邮



2023年10月12日，以色列，加沙地带边境附近的音乐节在被哈马斯袭击后的场面。图:Ohad Zwigenberg/ 视觉中国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哈马斯发起的这轮袭击，令以色列政军体制遭受公开羞辱，也让巴勒斯坦问题重回全球聚光灯下，但其针对平民的极端暴力亦遭到普遍挞伐谴责，使巴勒斯坦人的国际舆论处境更为局促。接下来，这场突然打响的战争究竟将持续多久、以怎样的形式展开，对巴以和平进程乃至中东的地缘格局又将投下何种深远影响？如今，冲突会升级和推进到哪个程度的发球权，又回到以色列一侧。外界正屏息注视。

以色列的“9·11”

从耶路撒冷转移到特拉维夫后，冯安仍不时需要在防空警报拉响时，躲进公寓的安全屋。从1993年开始，以色列政府强制要求所有新住宅和公共建筑内，都要修建门窗经特殊加厚处理的安全屋，用于冲突时紧急避险；旧的楼房则通常配有地下或半地下的防空洞。

尽管以色列已处于“战争状态”，在耶路撒冷攻读硕士的冯安暂时没有回国的打算：一方面，目前回中国的机票已涨到约2万元人民币一张；另一方面，她也担忧，在火箭弹纷飞的战时搭乘飞机“太赌了”。

同样身在耶路撒冷的中国留学生李平，则已成功从“战区”以色列撤离到意大利罗马。10月7日袭击第一晚，她与男友先从耶路撒冷驱车抵达以色列北部，再乘火车前往当地的机场——由于远离南方的激烈交火地带，当时以色列北部一带的列车和机场仍在运转。

李平告诉财新，进入“战争状态”后，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北部的城市，社会仍基本维持正常秩序，但家家户户都开始收拾平日通常用作储物间的安全屋，并开始囤积物资，“人们希望确保在安全屋里，备上至少能维持三天的食物和水”。

赶到机场后，李平才发现，预订航班起降的一号航站楼已关闭，只剩三号航站楼仍在运营。机场的电子屏呈现一片红色，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所幸，李平在接受了繁琐的安检后顺利登上离开以色列的航班，在战争打响后的第三天抵达罗马。

对哈马斯正式宣战后，以色列政府已在48小时内迅速宣布征召规模达30万名预备役人员，其后又扩大到36万。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征兵。根据最新统计，以色列大约有46.5万名预备役军人，每人每年最多可服役60天。

此前，由于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强推的司法改革，曾有大量预备役人员在以色列国内的政潮中拒绝服役，以示抗议。但在哈马斯袭击后，冯安和李平身边的许多好友都陆续被征召回

军队，“这时候感觉，战争真的来临了”。

据李平介绍，预备役士兵通常不会被送往前线，而是被召至以色列境内的各个军事基地，为现役军人的行动提供支持。虽然他们也会为自身的安全担忧，但在以色列陷入危机之际，李平称，自己被征召的以色列朋友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应该做的事，应该去响应征召，回到军队”。

哈马斯在“赎罪日战争”50周年之际发动的这次突袭，似乎把措手不及的以色列拉回到1973年的梦魇。据CNN报道，不仅以色列，美国的情报机构亦没有事先察觉哈马斯将发动此类性质的袭击。

在50年前的那场“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情报系统也被认为出现了巨大失误。当时，埃及和叙利亚通过反复征召士兵、频繁调动军队等行动制造混淆，成功麻痹了以色列；并特意选在犹太教传统节日“赎罪日”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突袭，致使以色列在战争前期一度陷入被动。

本轮冲突中，以色列人的死伤亦达到1973年来前所未有的规模。截至10月12日，冲突6天以来，已有1300多名以色列人在哈马斯的袭击中丧生，另有约3300人受伤、150余人遭俘虏。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康里克斯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称，这次袭击称得上是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和“珍珠港事件”叠加在一起：“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以色列人在一场袭击中被杀死，更不用说敌人在一天内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活动了。”

北京大学以色列和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宇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指出，近年来，巴以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和摩擦其实不断，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地区；但相比起此前的摩擦冲突，哈马斯这次在进攻上掌握了主动权，“哈马斯自己选择了时机，没有跟着以色列的节奏走”。

王宇认为，此次哈马斯的突袭将对以色列社会心理造成很大冲击。“自1973年以来，以色列就没有在本土遭受过这么大规模的袭击，人员上也没有遭受过这么大的损失。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情报系统和‘铁穹’防空系统，在此次袭击中也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在王宇看来，未来以色列社会恢复信心并非易事，这也将成为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的挑战。

以色列军方称，哈马斯在袭击以色列的第一天，就控制了加沙地带周边的至少3个以色列人定居点，这是2007年以来的加沙—以色列冲突中从未有过的。哈马斯武装人员直接攻入的以色列南部城镇达20多个，遭屠杀的1000多名以色列人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面对国际舆论指责的针对平民的暴力和人质劫持行为，哈马斯发言人哈姆丹曾回应称，哈马斯的目标虽非平民，但包括以色列方面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安插的“定居者”。他还称：“以色列南部的‘定居者’不是平民。定居者是占领的一部分，也是以色列武装部队的一部分。”

10月7日冲突首日，在距离以色列与加沙边界约5.3公里的Re'im集体农场附近，哈马斯武装分子还袭击了一个聚集3500人的电子音乐节。

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武装分子或乘滑翔伞从天而降，或开着摩托和卡车陆续抵达，并用AK-47突击步枪向当时正欢庆住棚节的年轻人开火，引发人们仓皇逃命。还有一股武装人员事先埋伏在当地的防空洞附近，对听到警报来躲避火箭弹的人群进行射杀。音乐节现场发现了至少260具尸体，还有部分人被劫为人质，其中包括许多外籍游客。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还有约7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了接近加沙边境的以色列南部屯垦庄园Kfar Aza，并杀害当地的社区成员，尸体遍布小路、草坪、房屋和农庄内的其他地方。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哈马斯能从陆海空三路潜入以色列南部，对至少27个以色列边境的城镇、村庄和过境点直接发动袭击，其计划的周密程度和行动的协调一致性令外界惊讶。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在这场跨境袭击的初始阶段，哈马斯武装人员首先利用无人机和直升机投掷了简易炸药，破坏了靠近加沙边境数座无人驻守的遥控通信塔和观察塔。2018年，哈马斯曾使用燃烧的风筝袭击以色列的边境通信塔，而使用无人机则似乎是首次。

随后，这些哈马斯武装分子用电锯将边境的防护网切出一个通道，驾驶摩托和卡车闯入以色列境内，同时配合皮艇、滑翔翼等从海空两路登陆以色列。

此次袭击中，哈马斯还与加沙地带的第二大武装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联合作战，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存在分歧。在10月7日哈马斯突破以色列防线的数小时后，杰哈德武装人员也从加沙地带潜入以色列，并据称劫持了30名以色列人质。10月9日，还有杰哈德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对以色列士兵发动袭击。

在10月8日于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官员屡次强调，这次事态并非传统意义的“巴以冲突”，而是由“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发动的大规模袭击。

加沙掌控者

自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持续轰炸，即便是在夜间空袭也“一刻未歇”。联合国10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空袭已摧毁加沙地区的1000所房屋，至少12600间住房受损。由于失去家园或躲避轰炸危险，加沙地带已有近34万人流离失所，超过20万人只得在当地92所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开设的学校避难，但其中已有多所学校在空袭中受损。

随着冲突持续，以色列政府还在10月9日下令，在此前切断加沙供电的基础上，进一步阻断食品、燃料、电力供应，“全面封锁”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当地水电基础设施遭破坏的影响已波及数十万人。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办公室10月12日发布的报告，加沙地区230万人口中，已有超过65万人处于严重缺水状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10月12日表示，由于缺乏燃料，加沙已有两座海水淡化厂和三座废水处理厂停运，许多家长被迫要让孩子饮用不干净的水源。

位于西奈半岛东北部、地中海东岸的加沙地带，是一条总面积约36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长度约41公里，宽度为6公里至12公里。加沙地带境内主要由巴勒斯坦人聚居。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这里先是被埃及吞并，后又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

2005年，以色列开始从加沙全面撤军，并放弃了当地所有以色列“定居点”。但此后，加沙地带的外围边境、海岸线与领空仍受以色列控制，形同孤岛。在目前加沙的七个过境点中，以色列控制了除埃及与加沙间拉法赫（Rafah）过境点外的剩余六个。

自2007年起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是泛宗教政治势力“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于1987年在反对以色列占领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First Intifada）期间诞生。哈马斯旗下拥有一支武装部队“卡桑旅”，同时还在加沙运营着学校、医院等社会福利网络，这为深陷生活困境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对加沙高失业率下的许多贫困人口而言，加入哈马斯的军事分支成为受青睐的职业选择。

与在约旦河西岸执政的巴勒斯坦传统主导政治力量法塔赫不同，意识形态立场更为激进的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与生存权，且不放弃武力斗争路线，并强烈反对1993年巴以谈成的《奥斯陆协议》。这也成为宗教与世俗路线之外，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主要政治分歧。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尽管哈马斯的据点在加沙，其影响力亦延伸到约旦河西岸、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以及卡塔尔和埃及等中东国家。在地缘对立严重的中东，哈马斯被视为与伊朗、叙利亚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同属一个阵营。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等许多西方国家和机构，则将哈马斯或其军事部门列为恐怖组织。

作为20世纪90年代巴以和谈的成果，巴勒斯坦民族在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全境实现了有限自治，目前控制着两地共约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

1994年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作为政治权力机构，代表巴勒斯坦人在巴方所控地区行使有限的自治权。2005年，阿巴斯接替巴勒斯坦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出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2008年，阿巴斯当选巴勒斯坦国总统，并连任至今。

但在2006年1月的第二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阿巴斯领导的立场相对温和的法塔赫，却意外败给激进派的哈马斯。巴勒斯坦这两大主要政治派别之间的“夺权”之争，从此日渐公开化。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无人区。图：Leonard Freed/IC photo

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哈马斯通过武力，从法塔赫手中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法塔赫则继续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后，巴勒斯坦的两块管治范围陷入两派分治，这一对立状态持续至今。

2007年哈马斯主政加沙后，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实施封锁，严格控制其物资与人员进出，导致加沙地带近230万人口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特别是电力、燃气和饮用水严重短缺，陷入人道主义危机。

据统计，加沙当地的失业率已从2007年封锁前的23.6%，上升到2022年底的47%。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地中海人权监测组织称，加沙地区的贫困率也从2005年的40%上升到2022年的61.6%。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数据则显示，加沙95%的人口没有干净用水，80%以上的人口依赖援助。



大约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在戈兰高地作战的以色列炮兵。图:Terry Fincher/ 视觉中国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以色列封锁加沙后，哈马斯一度利用位于埃及和加沙边境的复杂走私隧道，将装备、武器和资金运入加沙，并通过对进口货物征税创收。此外，哈马斯的主要资金来源还包括从伊朗、卡塔尔等国获得的援助。美国财政部2019年披露称，此前四年间，哈马斯麾下的“卡桑旅”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获得了逾2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自2007年控制加沙以来，哈马斯便不断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军队和犹太人目标发动袭击。哈马斯指挥的武装力量及其拥有的大量武器，也由此成为以色列眼中的一大安全威胁。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最新这轮袭击后，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轰炸报复，已造成当地唯一的发电厂完全关闭，生活服务基本瘫痪。而常年的动荡和封锁，本就令加沙面临平均每天12小时的定期停电困境。



1973年10月14日，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坦克在叙利亚前线前进。图:Gabriel Duval/ 视觉中国

此前，由于电力短缺，加沙全域所有的13家医院不得不依靠备用发电机维持夜间正常运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0月12日警告称，失去电力导致的医疗仪器停摆和紧急手术的搁置，将可能把“医院变成停尸房”。

自10月7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在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也有至少27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冲突中丧生。

据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PCPSR）2023年6月的民意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民众认为，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政治分歧是巴以斗争以来“最具破坏性”的事态。同时，超过一半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其将在未来的选举中支持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1982年6月，黎巴嫩西顿，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士兵在“加利利和平行动”中占领了港口城市西顿。图:Bryn Colton/视觉中国

近年来，由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深陷腐败丑闻，被指治理能力低下，且无力反抗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社区的强硬作为，阿巴斯及其领导的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声望日益下降。相比之下，主张激烈对抗以色列、军事斗争活跃的哈马斯，则收割了更多民意，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代表性明显上升。

百年恩怨何来

巴以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最早可追溯到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当时，随着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地理上被称作巴勒斯坦的地区，沦为战胜国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21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东部建立起外约旦酋长国（即今日的约旦王国），西部则仍称巴勒斯坦（即今日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当时的英国政府通过发表《贝尔福宣言》，承诺将支持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此后，散落在各地的犹太人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当时，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只有大约5.5万名犹太人，当地仍以阿拉伯人占多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许多欧洲的犹太人欲逃离迫害、寻找新的家园，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移民开始成规模增长和聚集，并与原居于当地的阿拉伯人发生了许多血腥冲突。与此同时，反对当时英国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暴力事件也不断增多。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而地处巴勒斯坦中部，作为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

教发源地的耶路撒冷，则被规定为“独立个体”，置于特殊国际政权之下，由联合国管理。

1948年5月14日，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以色列国正式宣告成立。第二天，英国即宣布结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托管统治。但由于联合国的分治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及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未能诞生。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围绕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曾爆发5次大规模战争。

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77%的土地，以及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地区。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居民要么逃离，要么被驱逐出了巴勒斯坦，他们流散到周遭的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等地沦为难民。

1956年7月，英国、法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联手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闪电战，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最终以埃及在美苏的干预下赢得苏伊士运河的全部主权，以色列军队同意撤出西奈半岛而收场。

1964年5月，由法塔赫等多个政治派别组成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下称“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成立。巴解组织成立后，其武装派别对以色列频繁发起的袭击，以及第二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逐渐呈现的团结之势，都对以色列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在此情况下，1967年6月，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场仅持续了6天的闪电战，以阿拉伯国家战败并遭受严重损失而收场。

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占领了本由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本由约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以及叙利亚所控制的戈兰高地等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战争中，约100万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

为了收复失地，埃及、叙利亚在经过周密准备后，于1973年10月6日突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开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

由于选在犹太教赎罪日当天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战争初期，埃、叙军队一度占上风，使得以色列军队遭受了较大的挫败。此后，随着战况逆转，双方陷入对峙，最终在国际社会斡旋下达成停火。

1982年6月爆发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则是以色列以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为由，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邻国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以色列发动这场战争，旨在打击当时活跃在以色列以北的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武装势力。当时，以色列军队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并最终迫使巴解组织游击队从黎巴嫩撤出。

长期的战争，令阿以双方都感到不堪重负。1991年10月，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组成的阿拉伯代表团两方，终于第一次坐到谈判桌前，尝试解决40余年的冲突。

1991年的首次会谈，构筑了此后历轮阿以和谈的基本框架和原则，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正式启动。这次会议确立了“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即让以色列通过归还它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各方领土，换取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1993年，巴以双方在挪威奥斯陆进行了历史性对话，签署《奥斯陆协议》，确立了和平方案的框架。

这一里程碑式的协议，也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分别建国的“两国方案”，成为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解决巴以冲突的政治基础。

该方案主张，建立一个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家。

当时，巴以双方还约定，将在两年之内，针对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的最终地位重启谈判，谈判还将包括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等棘手的核心议题；当时双方约定，到永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之前，这一过渡期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五年。

然而，《奥斯陆协议》签署仅两年后，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就遭到了犹太极端分子刺杀。巴以和平进程由此陷入停滞。

尽管自1993年里程碑式的《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曾进行过多轮谈判尝试，但由于巴以各自的内部政治形势变化，以及双方激烈的立场分歧，再加上国际和地区政治气候变化等种种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巴以和谈便未再取得实质性进展。

哈马斯铤而走险

“今天，人民正在重新获得他们的革命。”10月7日袭击开始后，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德伊夫在一段10分钟的录音中表示，为了报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系列暴力行径，哈马斯决意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行动，从而“让敌人明白，他们肆无忌惮、不受追究的时代已经结束”。

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一直谋求以1967年战争爆发前的巴以边界为基准，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但自2014年巴以和谈中断以来，巴以冲突烈度不断升高，2022年更成为联合国有记录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伤亡最惨重的一年。以色列的强势地位，以及巴勒斯坦控制区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均被割裂的现实，都令巴勒斯坦建国的目标愈发遥遥无期，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处境的关注和声援也在减弱。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认为，此次哈马斯在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的同时，还采取了攻击平民、劫掠人质等不寻常手段，正是为了在国际社会造成一种“轰动效应”，让世界将目光重新聚焦巴勒斯坦问题。

他向财新指出，近年来，相较于约旦河西岸地区涌现的一些小型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近年来在反抗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社区生存空间方面的表现其实相对沉寂。再加上，加沙地带的民生状况正不断恶化，当地民意已开始浮现针对哈马斯治理不力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哈马斯急需这样一场大规模行动，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乃至全世界证明自己。”

然而，在与以色列整体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哈马斯对以色列不区分平民和军人的攻击和杀害，近乎一种“自杀式袭击”，并将招致以色列的毁灭性报复。

哈马斯缘何铤而走险？这或与近年来美国公开“挺以”的政策和中东地缘格局演变之下，巴以之间处境和力量对比急剧失衡有关。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特朗普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四年任期内，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大幅度往以色列一方倾斜。

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正式承认地位和归属仍存争议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这一举动，已背弃了此前美国对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的坚持。

2019年，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政府在未经与巴方商议下，径自推出所谓的“世纪协议”解决方案。该方案主张将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不变动耶路撒冷东西两部的现有范围和由以色列控制的状态，使以色列能继续握有1967年后由以色列武装夺取、迄今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东耶路撒冷。

由美国、以色列主导的这一方案虽然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但又要求巴勒斯坦所辖区域内的巴方主权必须受限——包括要维持并承认以色列安全力量在当地的权力；要接受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空域的控制；巴勒斯坦各派力量还必须“非武装化”。该方案还主张，以色列以“反恐防御”为由在耶路撒冷东部所建筑的隔离墙，应得到保留，并应作为未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的两座首都的分界线。

美以起草的这一方案，还承认了以色列现有在约旦河西岸设置的犹太人定居点的“主权”，但约束以色列必须在未来四年停止扩建定居点。

对于美方这些立场明显偏颇的“调停”动作，巴勒斯坦方面予以强烈拒绝和抵制。

作为施压手段，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8月底宣布中止美国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的资助，还在当年9月宣布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顿的办事处。

与几乎“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特朗普不同，2021年就职的美国现任总统拜登，早在竞选期间就一直积极主张维护“两国方案”，并承诺将帮助恢复巴以双方的接触。对于以色列右翼政府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拜登也屡次公开表示反对。

不过，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尚未恢复被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的巴解组织驻华盛顿的办事处，也没有撤销特朗普时期将美国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在拜登任内，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聚居地进行切割和蚕食的土地扩张举动，也未得到实质上的约束和遏止。

2023年9月27日，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温内斯兰在安理会进行例行报告时指责以方说，仅在过去三个月中，以色列方面多新建了1万多套住房。温内斯兰称，以色列人定居点的扩张，进一步巩固了非法占领，助长了暴力，阻碍了巴勒斯坦人对其土地和资源的使用，“系统性地削弱了巴勒斯坦国的生存能力”——而巴勒斯坦国的生存能力，是两国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的促成下，以色列在2020年，陆续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突破了以往在本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中，仅有作为邻国的埃及和约旦两国与以色列建交的孤立局面。

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法里兹·马赫达维2021年接受财新专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欲通过促成阿以建交潮，帮助以色列变成“中东的一个正常国家”，并“改变整个巴以和平进程的形势”。在他看来，以色列政府则希望借此举，将巴勒斯坦从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中孤立出来，“如此一来，巴勒斯坦人就会感到孤立无援，然后就会接受以色列可以强加给他们的任何条件”。

对此，以色列方面也并不讳言。在2023年9月于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内塔尼亚胡颇为自矜地夸耀道，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将迫使巴勒斯坦作出让步。他还称，巴勒斯坦人口仅占阿拉伯世界人口的2%，不能让巴勒斯坦问题阻碍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改善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关系。内塔尼亚胡当时如此诠释自己的战略：“当巴勒斯坦人看到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已经与犹太国家和解时，他们也更有可能放弃摧毁以色列的幻想，最终走上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道路。”

在此次袭击爆发之前，拜登政府正积极推动在海湾地区具领袖地位的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美、以、沙三方磋商协议，沙特将承认以色列国家的正当性，并愿意在2024年初提高原油产量抑制油价，以换取美国为沙特提供武器销售、安全保障和帮助沙特建设民用核项目。

然而，这一阿拉伯多国和以色列关系逐渐改善的趋势，令身处以色列强势政经和安全压力下的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愈发感到不安，并滋长了长期主张武力对抗路线的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挑衅行动。

“虽然哈马斯袭击的是以色列，实际上也是在向沙特示威。”丁隆指出，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和“伊斯兰世界盟主”，不仅在政治和精神层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具有重大影响，沙特还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援助。对巴方来说，沙特与以色列一旦建交带来的冲击，或将是难以承受的，因为倘若这一趋势成为现实，“从此巴勒斯坦问题可能被彻底边缘化，甚至所谓的巴勒斯坦建国事业也会没有了”。

10月7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在包括巴林、摩洛哥、土耳其、也门、突尼斯和科威特等地，中东各地区频频上演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民众示威活动。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对财新指出，哈马斯打着“维护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的旗号发动此次袭击，目的正在于动员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情感，支持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在他看来，考虑到当前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舆论压力，这场冲突势必令沙特与以色列建交的进程大大延缓。

此轮巴以对抗骤然升温后，沙特政府在第一时间发布的声明中，并未谴责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行径，而是呼吁“双方保持克制、立刻停止升级”。在这份立场声明中，沙特还重申其“一再声明的警告”——认为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持续占领，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剥夺和持续的系统性挑衅”，巴以局势有可能被引爆。

但在丁隆等观察者看来，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虽将遭到迟滞，但不会被完全被阻止。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2023年10月11日，加沙城，巴以冲突持续至第五天，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男子被送往医院。图：Ashraf Amra/视觉中国

从2020年起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多国建交，再到2023年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近年来在地缘纷扰缠斗不休的中东，已有越来越多的域内国家，希望摆脱传统的政治冲突和对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民生。在这种“缓和潮”之下，沙特与以色列建交亦是“大势所趋”。

以色列神话失色

无论此轮冲突最终如何收场，军事上被视为弱势一方的哈马斯，此次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密集发射数千枚火箭弹，其武装人员更在火炮的掩护下，出人意料地从陆海空多线协同进攻，并成功突破安全屏障潜入以色列境内。这已令以色列情报和军事防御工程“固若金汤”的神话黯然失色。除了军事面的冲击，此次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得以遂行，或还将对以色列的安全感、社会共识的走向乃至国际人才流动与营商环境的评估，带来长远的影响。



13



2023年10月8日，加沙地带南部汗尤尼斯，被以色列空袭摧毁的清真寺。图:Said Khatib/视觉中国

订阅
电邮

尽管以色列军队和政府支持的定居者自2005年已彻底撤出加沙地带，但以色列仍控制着加沙地带的领空，并与加沙共享陆上边界和海岸线，实际上掌控着加沙地带的进出审查权。

除了定期在以色列南部与加沙接壤的边境地带巡逻，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还通过安装传感器、摄像头和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实施严密的全方位监控。

然而，在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突袭当天的短短数小时内，这一看似森严的以色列边防系统不断遭到突破：社交媒体流出的视频显示，持枪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用推土机拆除带刺的金属网围栏，炸毁过境点的混凝土路障，开着皮卡和摩托冲入以色列境内；还有哈马斯武装人员乘坐快艇和动力滑翔伞，从海空两路潜入以色列。



2023年10月9日，以色列空袭加沙城。图：Mahmud Hams/视觉中国



13

订阅
电邮

在袭击的最开始，这些哈马斯武装分子便已成功将大部分以色列人质挟持，并转移到加沙境内。面对如此复杂但协调一致的进攻，以色列的边防基地却几乎毫无防备。一些以色列士兵甚至是在宿舍中睡觉时遇袭的。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高级研究员科比·迈克尔（Kobi Michael）对财新表示，此次以色列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失误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战术上，边境的监视和远程操控系统未能提供有效情报；其次是战略上，以色列当局对哈马斯及其行动模式和意图产生了误判。

过度依赖技术监控手段获取情报，可能让以色列低估了哈马斯突破侦察进而大规模渗透的能力。

另据《纽约时报》披露，哈马斯正是利用了无人值守的远程遥控边境摄像头、传感器和机枪也可以被远程摧毁的弱点，发动无人机摧毁了调动这些监控系统的蜂窝通信站和信号塔，继而令整个以色列边境的预警和协调指挥系统彻底瘫痪。

最终，共有超过1500名加沙的武装人员，从以色列南部边境的近30个突破口潜入，他们至少冲破了四座以色列的边防军事基地，并且全程没有遇到阻击。

此次行动前其实蛰伏已久的哈马斯，亦做了长期的秘密训练和准备。

据路透社援引接近哈马斯消息人士报道称，哈马斯甚至在加沙建造了一个模拟的以色列定居点，并在那里练习如何抢占据点和袭击，还制作了演习视频。

为了确保行动计划不外泄，参与演习的约1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均未被告知自己为何受训，甚至连一些哈马斯的领导层都被蒙在鼓里。

许多军情专家指出，考虑到哈马斯此次袭击的规模和作战种类，其训练活动和部署理应难逃以色列先进情报系统的捕捉。

“或许哈马斯的事前准备情况依然大致符合他们的‘标准操作’（SOP），同时他们特意做得比较模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中东问题的教授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向财新如此推测，“就像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前夕，埃及和叙利亚所做的那样。”

孙德刚则指出，过去一年里，内塔尼亚胡在国内强推司法改革引发的争议和社会分歧，已经耗费了以色列政府相当大的精力；在安全政策上，以色列军队则将防御重点，放在近年来小规模恐袭活动高发的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反而忽视了靠近以色列南部、长期受围困的加沙地带。“强者对弱者容易产生轻视，以色列自认为对加沙的军事封锁较为牢固，所以可能轻敌大意了。”

自2021年5月哈马斯与以色列在激烈交火11天后达成停火以来，过去两年间，尽管另一支以加沙为基地的激进武装组织杰哈德频频向以色列发起火箭弹袭击，哈马斯的表现却相对低调，并未向以色列发动重大军事挑衅。

这也可能让以色列误以为，只要给予控制加沙的哈马斯经济激励——比如放松对加沙物资和人员流动的管控等，哈马斯便不至于发动一场与以色列的战争。

在另一些观察者看来，此轮冲突不仅暴露了以色列军情系统的漏洞，更反映出以色列对哈马斯和加沙采取的政治军事战略亟须反思和调整。

以色列专家迈克尔向财新指出，长期以来，以色列并不主动发起进攻，对哈马斯挑衅的军事回应也都相对节制和对称，其目标正是维持局势的“平静”（calm）。

同时，以色列还希望通过提供经济上的好处，一方面约束哈马斯的武装活动，同时确保巴勒斯坦两大权力派别——控制加沙的哈马斯与控制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维持裂痕。

然而，以色列这样做的“漏洞”也显而易见：哈马斯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巩固自身在加沙地带的政治权力，同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并暗中发展自身军事能力，为大规模进攻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在迈克尔看来，从以色列的角度看，“这一战略是失败和错误的。并且不幸的是，我们为此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据《纽约时报》援引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常务董事、退役少将塔米尔·海曼（Tamir Hayman）的说法，以色列军方对哈马斯并不抱有幻想，并已认识到这个控制加沙的激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主导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完全不同——前者永远不会接受对以色列国家的存在给予任何形式的承认。

但海曼坦言，原本对以色列领导人来说，哈马斯仍是值得交涉和谈判的对象，因为控制着加沙的哈马斯，本来能帮助以色列管束当地其他的巴勒斯坦激进武装分子和抗议者，从而帮助维护局势的稳定。

在迈克尔看来，随着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式向哈马斯宣战，旧的加沙战略也将被大幅改写，由新的军事清剿计划取代。“如今，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以色列已决意消灭哈马斯的军事力量，改变原有的安全架构，确保未来哈马斯将无法再从军事上威胁以色列——无论是继续扩大轰炸还是发动一场地面进攻，以色列将为此采取所需的任何手段。”

走向全面进攻

自2007年哈马斯击败法塔赫、取得加沙控制权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就日渐陷入一种模式化的暴力循环：每当遭到哈马斯的袭击挑衅，以色列就对其实施程度有限的打击，但不寻求完全推翻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在冲突烈度骤然升高的情况下，则由埃及等国际斡旋力量介入，促成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此后，以色列通常会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允许人道主义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救援物资进入加沙；相应地，哈马斯则会进一步管束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斗争活动，避免对以色列发动更多袭击。

这种目标仅限于遏制其发展，而非摧毁哈马斯军事和生存能力的妥协模式，是否真能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正在受到检视。

在10月7日开始的这轮哈马斯进攻已造成逾千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百余名人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以色列正准备对加沙发动一场大规模、或长达数月的地面进攻，以全面终结哈马斯从军事上威胁以色列的能力。

近年来，围绕主动进攻加沙、派遣地面部队等问题，以色列政府的立场一直较为保守，对哈马斯的反制多以空中轰炸为主，希望尽量避免卷入扩大性的全面冲突，并减少大规模人员伤亡带来的国际舆论压力。

2014年的加沙战争，是以色列军队最近一次直接攻入加沙进行的地面作战。当时这场长达50天的流血冲突，造成超过2200名巴勒斯坦人和超过70名以色列及外国人死亡，另有上万人受伤。

为提高哈马斯发起武装挑衅的成本，并缓解加沙的人道主义困境，以色列近年来对加沙地带的贸易限制和药品、水、燃料供应等管控有所放宽，同时还采取一定措施，帮助促进当地出口和改善破旧的公用设施。

自2018年以来，以色列允许卡塔尔向哈马斯输送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以增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维持和平的经济动力。以色列还允许越来越多的加沙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境内工作，以赚取更高的工资供养家庭。截至今年1月，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加沙居民的工作许可证发放数量已从两年前的2000份至3000份，飙升至近2万份。

在2018年初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会议上，内塔尼亚胡就针对为何允许加沙地区接受卡塔尔等外国资金援助解释道：帮助哈马斯维持对加沙的统治，进而确保哈马斯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之间陷于对立和分裂，能更有效地阻止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

然而，最新这轮冲突事态令以色列意识到，即便在看似享有绝对军事和情报优势的情况下，以色列仅凭在经济上给予空间的羁縻政策，便想将哈马斯的活动维持在一定烈度以下的愿望，恐难实现。

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当前最棘手的挑战之一，是如何确保上百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和外籍人质的安全。此前，在2006年哈马斯绑架一名年轻以色列士兵沙利特（Gilad Shalit）事件中，尽管当时以色列也对加沙展开猛烈的轰炸报复，但直到五年后的2011年，哈马斯才在以色列政府同意交换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的让步下，最终释放这名以色列人质。

目前，哈马斯已发出威胁称，若以色列继续无预警地轰炸加沙地区的民房，就将开始公开处决人质。但在哈马斯尚未停止进攻、以色列国内民意激愤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恐难有妥协让步的空间。

“现在没有与哈马斯谈判的余地——只有当他们屈膝投降，没有任何军事能力的时候，我们才能通过谈判来解决人质问题。”迈克尔向财新如此阐释以方的立场，“哈马斯必须明白这一点：如果不释放人质，他们将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然而，令外界担忧的是，考虑到加沙有限地理空间内的稠密人口，以及当地平民住宅同军事营地混杂的情况，若以色列大举动武进攻加沙，将难以避免极大数量的平民伤亡，更可能直接危及仍困在当地的100多名人质的生命。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随着加沙冲突的持续，在约旦河西岸、黎巴嫩等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其他地区，也可能进一步涌现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武装抗议活动，从而酿成更多暴力事件和伤亡。

另一方面，虽然以色列在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及后勤等方面占据巨大优势，但哈马斯也已从多年冲突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如今，他们不仅掌握了反坦克导弹、无人机等装备，还在加沙修建了许多坚固而隐秘、配备通信系统的地下隧道。

在以色列发动地面进攻之前，此次突袭中已展现惊人协同作战能力的哈马斯，很可能已做好充分准备。如今的哈马斯不仅熟悉以军的战斗方式，更懂得如何利用加沙高人口密度的城镇环境，增强自身的作战优势。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后，作为以色列盟友的美国已大幅增强在巴以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力量，包括调动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东地中海地区，加强在以色列周边地区的F-35、F-15、F-16和A-10等战斗机中队，并向以色列直接提供弹药、拦截器等军火支持。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2023年10月11日，一架F/A-18战斗攻击机从美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航母及其舰队前往东地中海地区，以示对以色列的支持，同时警告支持哈马斯的伊朗“要小心”。图：美国国防部/视觉中国

袭击发生以来，美以两国高层一直就局势保持密切沟通，美方更多次承诺将继续大幅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不过，白宫也已表明：美国无意调动地面部队介入冲突。



订阅
电邮

2023年10月11日，黎巴嫩Duhaira，以色列炮击后浓烟滚滚。10月8日，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向以色列军事阵地发动了导弹袭击。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11日以色列对黎以临时边界黎巴嫩一侧进行炮击，涉及5个村镇及周边地区。图

:Hassan Ammar/视觉中国

截至10月12日，白宫证实已至少有27名美国公民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另有部分美国公民沦为哈马斯人质。尽管拜登政府多次重申，以色列绝对有权利对哈马斯的暴力作出回击，但在以色列酝酿地面进攻之际，拜登10月11日透露称，他在近期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已呼吁对方克制，“以色列在所有的愤怒和沮丧中应该按照战争规则行事”。

目前仍不明朗的是，以色列若果真向加沙发动地面进攻，将寻求达成怎样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还是彻底推翻哈马斯的统治、进而直接占领加沙？

若以色列军队推翻哈马斯后留在当地，那么更棘手的挑战将在于，该如何治理这块拥有200多万巴勒斯坦人口的飞地——这也是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曾面临的困境。

若以色列在击败哈马斯后，选择再次从加沙撤军，那么当地留下的权力真空又该由谁填补？

巴内特认为，现阶段内塔尼亚胡政府最希望避免的，仍是这场地面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伤亡。



2023年10月11日，加沙城，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图:Hatem Moussa/视觉中国

他预计，接下来以色列或将首先派遣小规模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作战，希望能在尽量保障以色列士兵和人质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向 Hamas 传递非常严厉的信号”。至于这场军事行动最终将如何扩大、持续多久、寻求实现哪些目标，则可能取决于以色列最终掌握的情报。

战争后续难料

尽管迄今为止，此轮冲突的大部分战火仍集中在加沙和以色列南部的边境地带，但随着同情巴勒斯坦、受到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于10月8日向以色列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火箭弹袭击，连日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紧张局势的升高，令外界对这场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加剧。

被美国、欧盟、东盟等列为恐怖组织的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斯兰什叶派武装和政治组织，在黎巴嫩属合法政党之一，在国会拥有席位并参与联合执政。黎巴嫩真主党以消灭以色列的存在、驱逐西方势力为宗旨，历史上曾多次同以色列爆发冲突。

截至10月10日，以色列北部的黎以交界地带已连续三天响起炮火声。双方的相互炮轰已造成黎巴嫩真主党数名成员丧生、至少一名黎巴嫩军人受伤，还有多名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方区域的武装人员被以军打死。与伊朗联系紧密的黎巴嫩真主党称，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意在“声援巴勒斯坦的抵抗力量”。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



2023年10月9日，美国纽约，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并造成700多人死亡后，人们参加在以色列总领事馆前举行的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图:Fatih Aktas/视觉中国

10月10日晚些时候，以色列军方还称其发现了多枚迫击炮弹从叙利亚射向以色列，其中几枚落入以色列境内的空旷地带；以军则用炮击予以回应。《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叙利亚安全官员的说法称，这些迫击炮弹是由伊朗支持的民兵从戈兰高地附近发射的。

10月12日，据叙利亚媒体报道，以色列向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国际机场与阿勒颇机场发动了空袭，损坏机场跑道，导致这两个机场瘫痪。

在哈马斯等亲伊朗武装发动袭击背后，以色列地区劲敌伊朗的角色格外受关注。

伊朗政府被视为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为其提供财政和军火援助以及作战训练。黎巴嫩真主党亦于上世纪80年代受伊朗资助建立，被认为是伊朗操控黎巴嫩政局、在中东扩张势力的主要凭借力量。



2023年10月8日，美国纽约，在抗议区的另一边，一群亲以色列的示威者聚集在一起，举着以色列国旗。两拨人之间偶尔会发
生口角和相互奚落。图：Allan Tannenbaum /视觉中国

在地区冲突中扶持“代理人”、扮演幕后操纵角色，也一贯被视为伊朗维系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方式。过去，伊朗与其长期对手沙特分别介入也门、叙利亚等地的战乱，以争夺地区主导权。直至今年3月，已断交七年的伊朗和沙特才在中国的斡旋下实现和解，缓步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

10月8日，《华尔街日报》援引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信源报道称，伊朗的武装力量之一——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花费了过去几周的时间，参与策划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意外袭击。该报道还声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此前于黎巴嫩贝鲁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哈马斯的这次行动“给予了最终首肯”。

然而，伊朗政府已多次明确否认其参与哈马斯的袭击行动，哈马斯军事官员也强调，发动袭击是哈马斯自己做的决定。伊朗总统莱希更在10月11日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首次通电话，讨论当前巴以局势。据伊朗媒体报道，莱希与穆罕默德讨论了“停止针对巴勒斯坦人战争罪行的需要”。

美国政府亦表态称，美方尚未看到伊朗直接参与或幕后支持哈马斯袭击的证据。

在巴内特看来，若伊朗被证实卷入其中，则以色列政府将面临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的压力，包括打击伊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事设施。

不过，据他判断，目前以色列政府希望尽量避免多线作战，因此将首先专注应对加沙地带的局势，然后再处理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问题。随着冲突的继续，伊朗可能对哈马斯加码军事等方面的援助，但伊朗应该也会“尽量确保不引发一场地区全面战争”。

回到以色列国内，这场持续发酵的危机将对以色列社会及政坛的未来走向投下何种影响，目前仍难有定论。

财新网微信



王宇指出，一方面，哈马斯在以色列境内制造的暴行，已点燃以色列公众的普遍愤怒，未来以色列民众对巴勒斯坦人乃至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的敌意和抵制情绪势必会进一步增强；但另一方面，这场造成大批以色列人伤亡和人质被俘的危机，又是在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史上最右翼”政府任内发生的，待危机平息后，以色列社会启动问责时，内塔尼亚胡政府将难逃酿成安全局势“破口”的主要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以色列社会和政坛的气氛会不会进一步右转，仍有待后续观察。

作为以色列政坛的“不倒翁”，内塔尼亚胡曾三度出任总理，合计执政时间超过15年，为以色列建国以来掌权时间最长的总理。任职期间，内塔尼亚胡以其鹰派形象著称，在巴以问题、伊核问题上始终持强硬态度。

尽管身陷多项腐败指控，在2022年11月的最近一次大选中，内塔尼亚胡依然领导右翼联盟重新登台，组成了一个包括多个极右翼政党在内的政府。此次与内塔尼亚胡结盟主政的“宗教锡安主义者”党持极右翼立场，其纲领甚至包括完全兼并约旦河西岸地区。

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舆论场在激愤之余，也浮现出一些对内塔尼亚胡愈发趋于强硬化的巴勒斯坦政策的批评和反省声音。

犹太裔喜剧演员、哈马斯袭击时身在耶路撒冷的Daphna Baram在发表于《卫报》的文章中，就对以色列长期封锁加沙的政策反思道：“如果你把200万人关在地球上最大的集中营里，偶尔用炸弹炸死数千人，那么你就制造了一座火山，总有一天会在你面前爆发。”

希伯来语杂志Local Call记者Orly Noy则在《卫报》的专栏文章中说，尽管不应该“淡化或宽恕哈马斯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哈马斯现在对我们施加的一切，都是我们多年来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

以色列《国土报》在哈马斯袭击后第二日刊发的社论中则指出，当内塔尼亚胡在建立一个以“吞并和剥夺（巴勒斯坦控制区）”为目标的政府时，在奉行“公开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权利的外交政策”时，内塔尼亚胡“完全没有察知到——他正有意识地将以色列带入危险之中”。

这篇社论还批评道，虽然此次哈马斯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以色列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失败明显，但这并不能免除内塔尼亚胡对危机的总体责任，“因为他是以色列外交和安全事务的最终仲裁者”。

在丁隆看来，政治生存韧性极强、屡屡在争议和丑闻中涉险过关的内塔尼亚胡，虽在领导以色列作战期间不至于立即倒台，但“总会有政治清算的那一天”。

他认为，今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强推争议性的司法改革，造成以色列陷入社会撕裂、政治瘫痪的不正常状态，直接导致了以色列在哈马斯进攻面前的巨大军事溃败。而这一次危机带来的创伤和损害，则可能是以色列国家和人民都无法承受的。

10月13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警告，要求位于加沙北部的110万平民为自身安全计应撤往加沙南部，“此地即将成为战场”。[财](#)

文中冯安、李平均为化名

更多报道详见：[#专题新闻 | 巴以冲突全解读](#)

[《财新周刊》印刷版，[按此优惠订阅](#)，随时起刊，免费快递。]

财新网微信



13

订阅
电邮